

经典名著 价值阅读

母亲·在人间

Mother In the world

[苏] 高尔基 / 著
邹乐帆 / 译

名家名译
经典读本
Wordsworth
classics

推荐读本（全译插图版）

世界文学经典盛宴 品味纯正的经典味道

俄国文学宝库中卓越的艺术珍品

在异常艰苦的生活中，闪现出精神世界的巨大光芒
以犀利的文笔和讽刺的语言，描绘出俄国底层人民的生活
堪称俄国社会一个时代的历史画卷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Mother In the world

母亲·在人间

[苏] 高尔基 / 著
邹乐帆 /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苏] 高尔基 20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母亲·在人间 / (苏) 高尔基著 ; 邹乐帆译. --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 2017. 12
(经典名著价值阅读)

ISBN 978-7-5470-4652-4

I. ①母… II. ①高… ②邹…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集-苏联 IV. ①I5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0607 号

出品人: 刘一秀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数: 576 千字

印张: 20

出版时间: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冬梅

责任校对: 高 辉

封面设计: 宋双成

排版制作: 文贤阁

ISBN 978-7-5470-4652-4

定 价: 46.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常年法律顾问: 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联系电话: 0316-2516500



19 世纪的俄国文坛群星璀璨、名家辈出，产生了一大批举世闻名的文豪。其中，我们熟悉的就有普希金、果戈里、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这些文学巨人的影响在今天依然有增无减，引起全世界读者的推崇。而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尤其是苏联成立之后，高尔基成为苏联文坛最闪亮的明星，被列宁称为“无产阶级艺术最伟大的代表”“社会主义、现代主义文学的奠基人”等，在当时受到无比的敬仰和崇拜。今天对高尔基的评价虽然出现争议甚至出现两极分化，但无论是对高尔基褒扬还是贬低，都不能否认他为世界文坛做出的卓越贡献。

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原名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出生在伏尔加河畔的诺夫戈罗德镇的一个木匠家庭。他四岁丧父，母亲改嫁，只能住在外祖父家。十一岁时母亲去世，外祖父破产，年幼的他只能步入社会，他当过学徒、码头工人、看门人、园丁等。

1884 年他到了喀山，在朝不保夕的日子中刻苦自学。1892 年，他第一次用高尔基这个笔名发表了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并成为地方报刊的编辑、记者，开始专心写作。1898 年，他的《随笔与短篇小说集》问世，蜚声文坛。1899 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福玛·高尔杰耶夫》出版。1901 年，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高尔基创作散文诗《海燕》鼓舞群众，他也因为参加示威游行而被捕。1905 年，高尔基加入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6 年，高尔基来到美国，创作出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之作《母亲》。1913 年，他创作著名的自传体三部曲的第一部《童年》，并回到祖国主持《真理报》文艺栏。1916 年，发表自传体三部曲第二部《在人间》。1921 年，他因病到意大利莱索托休养，并在 1922 年发表自传体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的大学》。1928 年，高尔基回国。1934 年他当选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任主席。1936 年 6 月 18 日，高尔基逝世，享年六十八岁。

在高尔基的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母亲》和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母亲》深刻地反映了 20 世纪初俄国无产阶级群众的革命斗争，他首次在文学作品中塑造了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三部曲中的《在人间》，描写的是主人公阿廖沙最为坎坷的一段经历，广泛地描写了 19 世纪 70 年代俄国下层社会的生活，真实再现了俄国底层人民生活的困苦和辛酸，呼吁年轻人用积极向上的态度去学习和改造社会，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和思想价值。



母 亲	001
第一部	001
第二部	156
在人间	339
第一章	339
第二章	355
第三章	369
第四章	379
第五章	405
第六章	418
第七章	428
第八章	442
第九章	456
第十章	472
第十一章	491
第十二章	508
第十三章	529
第十四章	541

第十五章	555
第十六章	566
第十七章	579
第十八章	593
第十九章	606
第二十章	619

母亲

第一部

1

每一天，当郊外工人区满是煤烟和油臭的空气中响起工厂的汽笛时，那些睡眠惺忪、满脸阴郁、疲劳的筋骨还没有恢复的工人，就会像受惊的蟑螂一样走出各自破旧的灰色小房子，沿着街道迅速走着。微冷的晨光中，他们顺着泥泞的道路走向一座座高大的鸟笼一般的厂房。几十只油腻的路灯照亮他们脚下泥泞的道路，厂房摆出一副冷淡而自信的模样等着他们。

泥泞的道路走起来发出扑哧扑哧的响声，不时有人像说梦话一样抱怨两句，有的人发出的粗野的咒骂声狠狠地撕裂了清晨的天空。进入厂房，他们便被机器笨重的轰鸣声和蒸气的怒吼包围了。高大的黑色烟囱，像一根粗大无比的手杖，阴沉而肃然地微微颤动。

傍晚时分，太阳落山了，血红的余晖影射在家家户户的窗户上，工厂从它石头般的胸膛内把这些人抛了出来，就像是丢弃无用的矿渣。他们的脸庞被煤烟熏得漆黑，只能看见饥饿的牙齿，他们沿着大街往家走。现在，他们的说话声都透露出兴奋甚至是喜悦，因为

一天的苦役终于结束了，晚饭和休息正在家中等待他们。

被工厂奴役的一整天内，机器榨干了人们筋骨中的全部力量。一天的时光无影无踪地消失了，他们朝自己的坟墓又迈进了一步。但是看着眼前的安逸——烟雾弥漫的小酒馆里的休息和快乐——还是觉得满足。

一到节假日，他们就会足足睡到十点钟才起床。那些老成持重、拖家带口的男人，就会换上比较整洁的衣服去做弥撒。一路上，他们不断抱怨年轻人对宗教的冷漠。从教堂回来后，吃过馅饼，就重新躺在床上一觉睡到傍晚。

长年累月繁重的工作，让他们丧失了正常的食欲，为了吃得下饭，他们就拼命喝酒，让伏特加的灼热来刺激胃口。入夜之后，他们慵懒地在街上闲逛。有穿鞋套的，就算没下雨也要穿上；有带雨伞的，就算没下雨也要带上。

工人们在街上碰到，谈论的往往是工厂的事，说机器，骂工头。在这乏味的生活和单调的日子里，人们的思想也一样枯燥乏味。回到家中，他们总会跟老婆争吵，甚至会殴打老婆。

年轻人不是去酒馆就是在别人家聚会，他们拉着手风琴唱淫词艳曲，讲一些低俗的笑话，不停地跳舞、喝酒。疲倦的人往往很容易喝醉，喝醉后满腔的无名怒火就会喷发出来，一有机会发泄，他们绝对不会放过，芝麻大点儿的事就会让他们像野兽一般互相撕咬起来，不打得头破血流决不罢休。有时还会把人打残，甚至打死。

在彼此交往中，他们内心往往潜藏着敌意和仇恨，这种感情就像他们永远无法恢复的疲惫身体一样，根深蒂固、无法消除。年轻人的灵魂中带着与生俱来的恶疾，那都是父辈遗传下来的，像无法摆脱的影子一样催生出无数难以置信的残忍和罪恶，并陪伴他们进入坟墓。

休息日里，年轻人常常半夜才会回家，总是衣服被撕破，浑身泥土，脸上也总是带着伤痕。他们要么吹嘘自己在斗殴中的英勇表现，要么满心屈辱、泪流满面。有的喝得不省人事，有的垂头丧气，全都是一副让人讨厌的倒霉相。

很多小伙子是被父母带回家去的。父母在路旁墙角或者酒馆内找到醉得像一摊烂泥的儿子，破口大骂，举起拳头猛揍那些被伏特加灌得软弱无力的身体。随后，他们会将儿子带回去，费力照料他们睡下，因为次日清晨，当工厂汽笛像昏黑的洪水一样在空中肆虐时，他们还要叫醒儿子去工作。

他们打骂起儿子虽然凶狠，但在他们眼中年轻人酗酒和打架再正常不过了。在他们年轻时，也是这样酗酒、打架、被父母打骂。生活永远是这样，像一条混浊、平缓、不知流向何方的河流。日复一日，人们被年深日久的习惯束缚，每天都是一成不变的，没有人想过要改变这种生活。

有时，工人区会有三三两两的外地人来光顾。一开始，他们只是因为外地人是陌生人而引起了关注，之后，听他们说起以前工作的地方，便稍稍有了一些兴趣。过了一段时间，那些好奇的东西就从他们身上消失了，因此大家对他们习惯了，他们也就不再惹人注意了。听了这些人说的话后，他们明白了工人的生活到处都是相同的。既然如此，那还需要说什么呢？

然而有时，陌生人说一些人们从来没听说过的工人区的新闻，大家也不对此发表意见，只是怀着疑惑听着。他们所说的那些话，在人群中产生了三种现象，有些人心里激起了莫名的愤怒，有些人心中产生了不明所以的不安，另一些人心中，对朦胧的事情有一种淡淡的期盼，这让他们感到不安。他们为了要将那种没必要却足以对他们造成影响的焦躁和不安赶走，于是干脆喝下比往常还多的伏特加。

当看到那些陌生人身上新奇的东西时，工人区的人们便没办法忘记了。他们对于这些不同于自己的人，都有一种本能的戒备。他们害怕这些人在他们的生活中丢进某种东西，而这东西足以将他们虽然繁重却还平安的生活破坏。虽说无趣，可对于生活所给予他们的始终如一的沉重压迫，人们已经习惯了，所以他们并不期待什么比较好的转变，他们觉得所有的变化只会加重压迫。

一旦工人区的人们默默地继续工作，与他们无法相融合时，那

么后者只能再次流浪到他处，或是孤寂地留在工厂……而人这样活上五十年就会自然死去的。

2

钳工米哈依尔·符拉索夫，是个毛发浓密、脸色阴郁的人，他浓眉下的一双小眼睛看人时总是带着冷冷的恶意。他的生活和其他工人并没有两样。他技术很好，力气也很大，但是完全不懂迎合，对工头的态度很粗暴，所以工钱总是会被借故克扣。他节假日里常常打人，所有人对他又恨又怕。每当有人寻衅滋事，他就会紧握石头、木板或铁片，将两腿叉开，默默地等着敌人。他满脸络腮胡子，手也是毛茸茸的，让人不寒而栗。尤其是他的眼睛，像尖锐的钢锥一样扎人，让看到他目光的人感受到他不怕死、随时准备拼命的野兽般的力量，没有人不胆战心惊。

“给我滚开！孬种！”他小声怒骂道。说话间，他又大又黄的牙齿就从他满脸的毛须中露了出来，本想要揍他的人见此，就害怕地回骂着走了。“孬种！”他依旧在他们身后骂着。他的双眼露出了钢锥般尖锐的冷笑。他挑衅般地将脖子伸直了，仰起了头，跟在他们身后叫道：“来！不想活了就滚过来！”谁都想活着。

他很少说话，说得最多的就是“孬种”这个词。他用这个词叫着厂主、警察，也用来叫老婆。“孬种！你没看见吗？裤子破了！”在他儿子巴威尔十四岁时，有一次，符拉索夫将儿子的头发抓着把他拖了出去，可他儿子却将一把很沉的铁锤拿了起来，果断地说：“不要动手！”

“什么？”父亲边说边靠近又瘦又高的儿子，宛若阴影逐渐趋向白桦树一般。

“够了！”巴威尔说，“我再也不愿忍受了……”他扬起铁锤。

“好吧！”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补充道，“唉，你这个孬

种！……”

这事发生后没过多长时间，他就对妻子说：“以后不用再向我要钱了！巴威尔可以养活你了……”

“那你想把钱都拿去喝酒吗？”她壮着胆反驳道。

“蠢种！不关你的事，我拿钱去养情妇……”他并未去养什么情妇，然而至此到死，几乎两年光景，他不再理会儿子，也没和他说过话。

他有一条和他一样高大的形影相随的长毛狗。每天进厂的时候，那条狗总要送他到工厂门口，到傍晚时，再到工厂门口去等他回来。在休班的时候，符拉索夫是酒馆里的常客。他一声不响地走着，仿佛是在那儿找人似的，用目光扫寻着别人的脸。那条狗拖着长毛大尾巴，一天到晚跟在他身后。喝醉了之后就回家，他坐下来吃晚饭，就用自己的饭碗喂狗，但从来也不抚弄它。

晚饭后，一旦老婆不马上过来收拾碗碟，他就会把盘盏摔在地上，把酒瓶摆在自己面前，背靠着墙，张大嘴巴，闭上眼睛，用那忧郁的声音哼唱。那凄惨难听的歌声，在他的唇髭间打转，震下了粘在那上面的面包屑，他用粗大的手指捋着唇髭和胡须，自顾自地哼个不停。那歌词别人听不懂，字音拉得倒挺长，调门儿叫人联想起了冬天的鬼哭。就这样一直唱到酒瓶喝空为止，他横转着身子瘫倒在长凳子上，或者把头埋在桌子上，一直昏睡到汽笛拉响的时候。

那条狗也躺在他身边。他是得疝气病死的。在临终前的五天，他全身发黑，双眼紧闭，咬住牙齿，在床上乱滚，时而对老婆说：“给我拿点耗子药来，把我毒死算了……”医生告诉他要用粥剂治疗，而且说病人必须接受手术，当日就得把他送进医院。“滚，我自己会死！……蠢种！”米哈依尔声音嘶哑地骂着。医生走后，他老婆流着泪劝他施行手术，但他却捏起拳头吓唬她，叫道：“我好了，对你没好处！”

早上，在工厂汽笛的轰鸣声中，他死了。他大张嘴巴被放进棺材，眉毛依然怒气冲冲地紧锁着。他的老婆、儿子、狗，还有被工厂开除的做贼的酒鬼达尼拉·维索夫希诃夫，再加上几个工人区的

乞丐为他送葬。他的老婆低声哭了一阵儿，儿子巴威尔却没有哭。路上的人看到他的棺材都会停下来画十字祈祷，相互谈论道：“符拉索夫死了，彼拉盖雅终于可以安生了……”

有些人纠正说：“符拉索夫不是死了，而是下地狱了。”

棺材下葬后，送葬的人全都离开了。那条狗依然留在那儿，坐在新堆起的坟土上面，默默地用鼻子嗅着坟土。几天之后，那条狗不知道被谁打死了……

3

父亲死后大约过了两个星期，一个星期日，巴威尔·符拉索夫醉醺醺地回到家里。他摇摇晃晃地靠在门边墙角，学着父亲的样子用拳头敲打桌子，对着他的母亲吼道：“拿饭来！”母亲走向巴威尔，挨着他坐下，将他的头搂在怀中。儿子挣扎着推开母亲，说：“妈妈，快点拿饭来！”

“孩子，别犯傻了！”母亲制止了他的挣扎，温柔而又伤感地说。

“我还要抽烟，快把爸爸的烟斗给我！……”巴威尔舌头都不听话了，含糊不清地喊着。

这是巴威尔第一次喝酒，伏特加让他的身体发软，但还没有完全失去神志，他脑海中不断冒出一个问题：“我醉了吗？我醉了吗？”母亲的抚慰使他心软了，母亲眼中的哀伤更加刺痛了他的心。为了压抑自己想哭的冲动，他更加卖力地装出醉态。

母亲抚摸着他那被汗水湿透了的蓬乱的头发，安静地说：“这种事不是你应该做的……”他呕吐起来。经过剧烈的呕吐之后，母亲把他安放在床上，将一条湿毛巾敷在他苍白的额头上。他渐渐醒过酒来，但周身却感到一种莫名的苦味。他费力睁眼望着母亲宽大的面容，胡乱地想着：“看来，对我还太早了点。别人喝了都没啥，我却觉得恶心……”

似乎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了母亲温柔的声音：“你要是喝起酒来，那还能养活妈妈吗？”

他紧闭着眼睛说：“大家都喝酒……”

母亲喟然长叹。他说得不错。她自己明白，除了去酒店之外，人们再没有别的玩的地方了。但是，她仍然说：“可是你不要喝！该你喝的那份儿，你爸爸早已替你喝光了。他叫我受苦可受够了……你让妈妈少为你操点心，行不行啊？”

听着这悲伤而温柔的话，巴威尔想起了父亲在世的时候，家里就像没她这个人似的，她总是静静的，一天到晚提心吊胆，不知什么时候不对劲儿就要挨打。巴威尔因为不愿和他父亲见面，最近一段时期很少在家，因此和母亲也疏远了些，现在，他慢慢地清醒过来，细细地望着她。

她长得很高，略微有点儿驼背，被长期劳作和丈夫的殴打所折磨坏了的身体，行动起来一声不响，总是稍稍侧着身子走路，好像总是担心会撞着什么似的。宽宽的、椭圆形的，刻满了皱纹而且有点浮肿的脸上，有一双工人区大部分女人所共有的不安而哀愁的、暗淡无光的眼睛。右眉上面有一块儿很深的伤痕，所以眉毛略微有点往上挑，看过去好像右耳比左耳略高一点，这给她的面孔添上了一种小心谛听动静的神态。在又黑又浓的头发里面，已经闪耀出一络络的白发了。她整个人都显露着悲哀与柔顺。

泪水无声地顺着她的脸流了下来。“别哭！”儿子平静地说，“给我点水喝。”

“我给你去拿点儿冰水来……”可是当妈妈把水端来以后，他都进入梦乡了。

她低下头看着他，站了一会儿，手里的杯子便有点儿哆嗦了，里面的冰块轻轻地碰着杯子。把杯子放在桌上，她默默地跪在圣像前面。醉鬼的嚷嚷声从玻璃窗外忽然传来。在秋天薄暮的湿润空气里，手风琴响了起来。有人高声唱着，也有人骂着下流话，焦躁疲惫的女人发出不安的叫声。

在符拉索夫家小小的屋子里，日子过得比先前更安静、更稳妥

了，而且和工人区其他各家相比有点不一样。他们的房子坐落在工人区的尽头，在一条通往池塘的、虽说不高却很崎岖的坡路旁边。屋子的三分之一是厨房以及用薄板隔出来的母亲的小卧室，余下来的三分之二，是一间有两扇窗子的四方形房间，一边放着巴威尔的床，门口放着桌子、两个凳子和几把椅子，放衬衣的衣橱，衣橱上放着一面小镜子，此外还有衣箱、挂钟和墙角上的两张圣像。这就是他们的全部。

年轻人所需要的一切，巴威尔都有了：手风琴，有胸甲的衬衫，好看的领带，套鞋，手杖，一切他都买了。他变得和同龄人一样了，也出席晚会，也学会了加特里尔舞和波里卡舞。每到休息日，他总是不醉不归。早上醒来的时候，觉得头痛、胃痛，脸色发白，没有精神。

有一次，母亲问他：“怎样？晚上玩得高兴吗？”

他用一种阴郁焦躁的语气回答道：“闷得要死！不如去钓鱼倒还好些呢，或者去买上一支猎枪。”

他在工作上认认真真，一丝不苟。他沉默寡言，一双大大的碧眼，和母亲一样，总是不满地望着什么。

他既没有买枪，也没有钓鱼，但很显然他离开了一般人所走的旧路：晚会不常去了，休息日往往到别的地方去，可是，回家时并没有喝醉。母亲特别留心地注意他的行动，觉得儿子浅黑色的面孔渐渐变得尖利了，眼神也越来越严厉，嘴唇总是紧闭着。他似乎是在对什么事情生闷气，又好像有什么疾病正在消耗他的体力。从前，常有伙伴来找他，但由于总是碰不上他，大家也就不来了。

母亲看到儿子和别的青年工人不同，觉得很高兴，但她能看出，他是在专心致志地从生活的暗流中朝一旁的什么地方游去。这在她心中又引起了一种茫然的担忧。

“巴甫鲁沙，你身体不舒服吗？”有时她问他。

“不，我很好！”他回答。

“瘦多了！”她叹息似的说道。

他开始拿些书回来，悄悄用功，读过的书，马上藏起来。有时

候，他从那些小册子里面摘抄些什么，写在单页纸上，写好之后立刻藏起来。

母子之间不怎么交流，见面的机会也很少。早上，他一声不吭地吃了早点就去上工，中午回家吃饭，在饭桌上，聊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吃完之后出去，又要到傍晚才回来。晚上，他很用心地洗脸，吃过晚饭后，就长时间地独自一人看书。在休假日，他总是早出晚归的，不知忙些什么。她知道他是到城里去看戏，但奇怪的是城里没有一个人来看他。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她觉得儿子的话愈来愈少了，同时，她又感到在他的话里，添上了许多她听不懂的新字眼，而那些她所习惯了的粗鲁和凶狠的话，却从他嘴里找不到了。

在他的行为举止方面，也增加了许多让她关注的小细节：他戒除了喜爱打扮的习惯，对身体和衣着的整洁却更加注重了，他的一举一动，变得更加洒脱，更加矫健，他的外表也更加朴实、柔和了，这一切都引起了母亲焦虑不安的关心。对待母亲的态度，也有新的变化：他有空就打扫房间的地板，每逢假日就会亲手整顿自己的床铺，总之，他是在努力地减轻母亲的负担。在工人区谁也不会这样做……

有一次，他把一张图画，挂在了墙上。画上有三个一边谈话，一边轻快而勇敢地向前行进的人。“这是复活的基督到哀玛乌司去^①。”巴威尔这样介绍说。母亲很喜欢这张画，可是她心想：“一方面尊敬基督，另一方面却不到教堂里去……”

在那个木匠朋友替他做的书架上，书逐渐多了起来，房间也收拾得令人感到愉快。他对母亲说话时用“您”，称呼她“妈妈”，有时他忽然温和地对她说：“嗨，妈妈，我回来迟一些，请您不要担心啊……”这种态度使她欢喜，从他的话里，她能感到一种认真而又踏实的东西。

但是，母亲的不安与日俱增。一段日子之后，这种不安不仅没

① 《圣经》记载，耶稣复活后前往加利利，途经哀玛乌司遇到两个门徒，于是向他们显形并与他们同行。

有减弱，反而更加刺激她的内心，使她有种不祥的预感。有时，母亲对儿子感到不可思议。她想：“别人家的年轻人都忙着谈情说爱，而他却像个和尚。儿子这么老成，真跟他的年龄不相称……”

有时母亲又会想：“可能儿子认识了什么姑娘了吧？”但转念一想，交女朋友是要花钱的，可儿子把所有的工钱都交给了自己。

两年的时光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溜走了，生活始终充满平淡、沉默与不安，还有那日益增加的担忧。

4

一天，吃过晚饭，巴威尔放下窗帘，将洋铁灯挂在头顶上方墙上，坐在墙角开始看书。母亲在厨房收拾好碗碟之后走了出来，小心翼翼地走到儿子身边。他抬起头，困惑地看着母亲的脸。

“没什么，巴沙！我就是看看你！”她慌乱地解释，皱着眉窘迫地走回厨房。她静静地站了一会儿之后，心事重重地洗干净手，再次走到儿子身旁。

“孩子，我有一句话想问你，”她冷静地说，“你都在看些什么书？”巴威尔把书合上，说道：“妈妈，请坐，听我说……”母亲有点笨拙地在儿子旁边坐下，挺直身体，竖起耳朵，仿佛在等着重大事情发生。

巴威尔并没有看母亲，而是忽然用让人感觉森严而可怕的语气低声说道：“我在看禁书。之所以禁止看，是因为这些书里能够告诉我们生活的真理……这些书都是偷着出版的，如果别人知道我有这种禁书，那我就非坐牢不可。因为我要知道真理，就得让我坐牢。您懂了吗？”

忽然，她觉得呼吸困难起来。她睁大了双眼望着她的儿子，她觉得他仿佛是另外一个陌生的人。他的声音有些不同了，低沉、有力而响亮。他用手指捻着细柔的唇髭，怪模怪样地抬起眼睛盯着屋